

<<狂骨之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狂骨之梦>>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3011

10位ISBN编号：7208083010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日] 京极夏彦

页数：599

译者：蔡佩青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狂骨之梦>>

内容概要

继《姑获鸟之夏》、《魍魉之匣》后，京极堂系列第三部全新登场！

纵横千年的白骨之谜，在冬天的海边迤邐而来。

历史与回忆的狂想曲，与潮骚共入梦。

这是黑暗宿命与人间烟火的对决，至死无休。

解开重重谜团，却有一个最干净明快的答案。

连续杀死丈夫四次的女人朱美，一个有强迫症的精神科医生，一个不信神的牧师。

梦境与现实纠缠在三个人之间，奇怪的事情一再发生。

在海上漂流的黄金骷髅头，深山中发生的集体杀自事件。

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人各自被怪异的梦境所苦...接二连三发生的诡异事件却将他们一一串连起来.....

到底什么是梦境、什么又是真实？

错综复杂的谜团，却在书末有最干净明快的答案。

狂骨即为「发狂的骸骨」，论者认为，由于过去典籍并无「狂骨」此类怪物，因此应为热爱创造妖怪的鸟山石燕所创造，他在《今昔画图百鬼拾遗》中这么形容：骷髅头下挂着单薄的骨架，尽管披挂的长白发看似女性，身体轮廓却隐约不可辨识，总在井中的汲水桶中以双手垂放、身下无脚的幽灵姿态现身。

后来在江户时期变成固定的怪物，相传为被弃尸在井中的冤死者，化为妖怪后总在井边出现，遇到人便会叫他「喝水吧」，路人若依言喝水，便可无事离去；若不听，则狂骨会舞动全身骨骸以示人，据闻听到其骨节撞击声者便会发狂投井身亡。

<<狂骨之梦>>

作者简介

京极夏彦，别人难以模仿、难以企及的作品，对他来说只是兴趣。

1963年3月26日出生于北海道小樽。

1994年：在工作之余写下处女作《姑获鸟之夏》，为推理文坛带来极大的冲击。

1996年：出版京极堂系列之二《魍魉之匣》，拿下第四十九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之后陆续推出《狂骨之梦》、《铁鼠之槛》等九部系列作品。

1997年：时代小说《嗤笑伊右卫门》获第二十五届泉镜花文学奖。

2003年：时代小说《偷窥者小平次》获得第十六届山本周五郎奖。

2004年：怪奇时代小说《后巷说百物语》获得第一百三十届直木奖。

京极堂系列小说人物设定鲜明、布局精彩、架构繁复，举重若轻的书写极具压倒性魅力，书籍甫出版便风靡大众，读者群遍及各年龄层与行业。

京极夏彦目前正以让人瞠目结舌的奇快速度创作，被誉为“神”一样的创作者。

<<狂骨之梦>>

书籍目录

总导读独力揭起妖怪推理大旗的当代名家狂骨之梦记忆积累内里，骸骨持续做梦——关于《狂骨之梦》

<<狂骨之梦>>

章节摘录

01 我厌恶海涛声。

从遥远的彼方，从意识渐远渐弱的远方，不断接近，寂静却具胁迫感的隆隆声。

我听见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什么声音呢？

是什么在作响？

发出声响的是水？

.....还是风？

或是其他东西？

我只感到无边无际的蔓延，无意义的深远，令人丝毫无法安心。

我原本就讨厌海。

在远离海边的地方长大，当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时，我一直在想，海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海的主体是水？

还是在那之下的海底？

光是这点就没个准。

浸在水里的地面算是海吗？

如果是的话，那该死的海浪又是什么？

说到海浪，光想就觉得讨厌，从彼方绵延接近，又拂袖而去。

一想到至今仍无法确定，世界上的海岸是否都是如此反复地前来、退去，就几乎要发疯了。

因为这么一来，也就是说，海不停地在扩张、缩减它的领土。

本来，那些所谓的海岸，不论沙岸或岩岸，毋庸置疑的，都是陆地。

地面连续不断，没有所谓从这里开始是海的领土的分界线。

那么，海水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不过就是清澈、普通的水罢了。

只是低洼地里积了点水，本来就没什么好不可思议的。

然而，应该很清澈的海，不知何时变成了绿色，有点恶心的颜色，并且开始极其强烈地强调自己的主张。

我想，是那过剩的质量威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吧。

如此透明、连存在本身也异常虚幻的东西，若能聚集如此庞大的量，也会开始强调自己的某些主张吧。

海如果很小就不是海，是普通的水。

也就是说，正因为那夸张的水量，海才有海的感觉吧。

这是什么笨主张啊。

这世上竟存在着双脚无法探底直立的深海，对此，我还是难以想像。

不.....不仅是无法探底直立，而是，这世上存在着比我的身高深数倍、数千倍的海，我认为简直是离谱的玩笑话。

然而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脚下空空如也，永无止境往下掉的恐惧感，有比这更令人畏惧的事吗？

这跟从高处掉下来不同，不论从多么高的地方坠落，终究有地面在等着你。

但海不同，海说不定，没有，结束。

据说深海连光线也照射不到。

应该是透明的水，为什么连光线也阻断了？

我苦思不得其解。

亦即，这里也有压倒性数量的意志刻意隔离光线。

真讨厌。

没有对岸，也没有底。

<<狂骨之梦>>

讨厌海。
 恐惧。
 住在海的附近，已经几年了？
 来到这里后，心情一秒钟也未曾平静。
 因为不论我在哪里，做什么，海涛声都毫不客气地传进耳里，而且不曾停歇。
 白天靠其他事分心，总算捱得过去。
 但晚上就很难熬。
 一旦躺进被窝闭上眼，声音便毫不留情地到访。
 没有其他声响。
 即使我睁开眼睛，黑暗仍夺去我的世界。
 因此不论以棉被盖住，还是塞住耳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每当夜晚来临，便要承受跳入深海般不安的煎熬。
 我拼命地努力入睡。
 于是，做了梦。
 我漂浮在海上。
 榻榻米和棉被都融入黑暗里。
 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沉去。
 呼吸困难。
 空气变成了混入有机物的辣味液体。
 不知何故，虽然在水中却不会呼吸困难。
 液体从鼻子和耳朵侵入，塞满肺腑。
 不觉得难受，只是心中感到不快。
 无论何地，无论何时，不断地下沉。
 未知的海藻和触感滑溜的浮游生物，碰触我全身上下，每每教人受惊痉挛。
 即使如此，下降的动作仍不曾停歇，我持续地往下沉。
 光线永远也到达不了了。
 想出声，但海水浸透了肺，我连一个气泡也吐不出来，只有喉咙里的水轻轻地震动了一下。
 有东西在。
 当然，我是看不见的，仅能感受到恐惧的气息。
 到底是什么？
 伸手，踢脚，也只是徒然地划水，得不到任何答案。
 水，远比空气黏稠，越是挣扎越缠住身体，不久之后肉也会一块块剥离。
 因浸在水里早已变得皱巴巴的身体肉块，全都破碎溶解在海水里。
 扩散开来的碎肉片，使得周围的水变得混浊。
 浊水蒙蒙地变形、上升。
 抛下我离去，那原本是我身体的东西，渐渐远去。
 最后，只剩下了骨头。
 身体稍微变轻了，只是，并没有向上浮起，反而持续下沉。
 即使经过海水的洗涤，变成白骨，不知为何并没有零落散去，我仍往下沉。
 恐惧已到达极限，我高声呐喊，但只有颈椎嗒嗒地震动。
 醒了。
 但我无法动弹。
 依然是一身骨头，我看见远方水面的圆形微光。
 突然间浮了起来。
 花了无穷尽的时间摇摇晃晃地下沉，浮上来却只是一瞬间。
 气势过于猛烈，使得骨头终于散开，肋骨和腰骨飞了。
 背骨只留下咚咚的振动声，依序分解，以骇人的气势向远方飞散而去。

<<狂骨之梦>>

只有头盖骨顺势浮出水面，空气侵入眼窝，视野豁然开朗。

啊，那是被切成圆形的夜空。

而我身在井中。

我不记得做过几次这个梦。

梦，用一个两个来计算，怎么会是这么困难的事？

即使颤抖着跳起来，过没几分钟，连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约，是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刻了。

——啊，原来做了那个梦。

如此想着，我总算稍微镇定下来。

不过，说不定我其实做了完全不同的梦。

听见远方的潮骚。

我想再多躺一会儿。

于是，大部分时候，就这样又再入睡。

丈夫早上起得晚，往往过了中午才起床出来吃早餐。

外出不归的日子也多。

因此我也没有早起的习惯。

我出生在——房总九十九里〔注一〕海滨的小渔村。

我想是称为一松的海岸。

如地名所示，应是所谓的防风林吧，我记得沿岸有美丽的松木道。

小时候的事情，当然不会记得那么清楚。

只是，都离开那里好几年了，却一闻到岸边岩石的气味，或听到海浪的声音，心头仍不禁涌上一股思乡情怀，是因为那片土地的关系吧。

家里应该从事渔业吧。

我不太记得了。

父亲的长相，母亲的长相，总觉得像刷上了一层雾般朦胧，看不清楚。

不过并没有不好的记忆。

应该是说有种教人怀念的、胸口纠结的感觉，是的，换个文雅的说法，可称之为乡愁吧，我一直被这样的情感包围着，因此才会朦朦胧胧的。

我似乎排行老么。

虽然不太确定，但在印象中，我好像有个哥哥。

或许是年龄悬殊吧，我不记得哥哥陪我玩过。

虽然也是十分暧昧不清的记忆，但我似乎总是一个人在海边玩耍。

呀——咿呀——咿—— 呀——咿啾呀啊—— 哎呀叩哩哇咿—— 呀——豆邪啊——呀

啊豆叩邪——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但我以前似乎经常哼唱，也许只是听过也说不定。

其余部分的歌词我完全不记得了，从这点看来，或许我只是经常听到，而没有唱过。

可能是“万祝”〔注二〕吧，我记得那些穿着打扮夸张华丽的船家笑容满面，全员出动边走边唱的样子……不知为何，这画面格外清晰…… 然而，要说这是回忆，心中却很不踏实。

和服的图纹、天花板发黄的痕迹等细微处，我依然能鲜明地想起，然而一旦到了要回想起往事全貌的紧要关头，就不行了。

记忆雾蒙蒙地如海藻般摇曳，找不到原因。

对人的长相也是一样。

父亲额上的皱纹，或是母亲下颔的痣，像这种小地方，我记得很清楚，但如果你问我，然后呢？

是怎么样的长相？

我只能回答，是到处都有的大众脸。

还不到十岁，我就离家了。

应该是被卖掉了吧。

如果你问我，寂寞吧？

<<狂骨之梦>>

似乎是很寂寞。

如果你问我，难过吗？

似乎是很难过。

但是缺乏感情剧烈起伏的回忆。

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吧。

父亲、母亲和哥哥目送我被陌生男人带走，他们哭了吗？

笑了吗？

我连这些事也想不起来。

只是一味地记得听到了骚动的海涛声。

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汨。

就像这样，我因那恼人的海涛声而醒来。

不论睡着或醒着，不间断地听着那声响，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话说回来，此刻，那如梦似真的幻影究竟是什么？

松木道。

忽远忽近的沙岸。

大渔旗（是这么说的吗？

）。

我没见过那些东西。

然而，再怎么辩称那是梦境，影像又为何如此明晰？

绞尽脑汁也无法理解。

对海洋的恐惧，如往深海里下沉堆积的微生物尸体般，每天一点一滴地堆积在我心底，然后偶然形成那般的幻影吗？

的确，这几个月来，我的精神状况非常不稳定。

不但有失眠的症状，睡着的夜晚又一定做噩梦。

好几次，好几次。

当然，我并非清楚记得梦境内容，只是如往常一般，向海底沉去——然后，变成尸骨——一直觉得都是那样的梦。

然而或许并非如此。

我不记得了，但我不断地重复梦见九十九里（连地名都清楚记得！

）的渔村风景，和未曾体验过的记忆。

我总觉得……我的故乡在信州〔注〕。

那里当然没有海，是山村。

出生在农家，但非常贫穷。

小时候的事情——这是真的——我不太记得了。

我想生活并不是十分拮据。

然而，也没有美好的回忆。

父亲是个偏执的老顽固，是那种独断独行的人。

母亲只不过是个像下人般伺候父亲的女人。

父亲喜欢喝酒，经常发酒疯。

但还不至于沦为酒鬼，就这点来说，其实是典型随处可见的一般家庭。

由于我是长女，经常得帮忙做家事。

底下还有弟妹，维持家计非常辛苦。

十三岁时，幺弟出生，我便到附近的酿酒屋工作。

要说辛苦是很辛苦，但我不以为意。

因为从未体验富裕的生活、轻松愉快的人生，所以对于眼前的生活，认为理所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事实上，当时每户人家的女儿都差不多，遭遇比我更不幸的女孩比比皆是。

<<狂骨之梦>>

十七岁时，家里发生火灾。
我接到消息回到家时，现场只剩下三根如柴薪烧成炭一般的梁柱杵在那儿。
家人，全葬身火窟。
父亲和母亲只剩下尸骨，弟妹们连骨头都烧化了，幺弟甚至连半个影儿都没留下。

<<狂骨之梦>>

编辑推荐

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

京极夏彦全新梦幻经典之作《狂骨之梦》，隐秘男主角首度粉墨登场。

纵横千年的白骨之谜，在冬天的海边迤迤而来，历史与回忆的狂想曲，与潮骚共入梦。

这是黑暗宿命与人间烟火的对决，至死无休。

解开重重谜团，却有一个最干净明快的答案。

是什么样的怨念，历经千余年仍未曾稍减？

我是抱着强烈怨恨的白骨，在幽冥入口水井中上下来去，我是众生迷离梦境的主宰，掌握人心最深沉的恐惧。

至死方休？

错！

那是开端…… 推理和传统怪奇传说的经典，神秘的事物却有合理的解释。

精妙糅合不可思议的谜团与古老传说，存在与虚无、物质与意识、科学与幻觉、确定性与测不准原理……既离奇又充满理性，华丽而滔滔不绝的辩证，并创独特书写纪元。

醒了。

但我无法动弹。

依然是一身骨头，我看见远方水面的圆形微光。

突然间浮了起来，花了无穷尽的时间摇摇晃晃地下沉，浮上来却只是一瞬间。

气势过于猛烈，使得骨头终于散开，肋骨和腰骨飞了。

背骨只留下咚咚的振动声，依序分解，以骇人气势向远方飞散而去。

只有头盖骨顺势浮出水面，空气侵入眼窝，视野豁然开朗，啊，那是被切成圆形的夜空。

而我身在井中。

<<狂骨之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